

马克思 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



烬火出版社



# 共产党宣言

成仿吾 译

人民出版社

烬火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成仿吾 译

人民出版社

(——)

烬火出版社

Telegram: @EmberFirePress\_A

(广州越秀区黄华路 97 号)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2024 年 6 月第 2 版 字数 51,000

页面 A5(148\*210mm) 页边距上下内外 20mm

原书号: 1001 · 1165 预计工本费: 3.29 元

## 本书出版说明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详细的、理论与实践的党纲”。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开端。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宣言》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论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宣言》光辉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它一直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前，我们认真学习《宣言》，对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提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自觉性，把反对中修叛徒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具有重大意义。

译者成仿吾同志是一位忠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五四运动后一直同李大钊等人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文化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坚持革命，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在他流亡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身处危难之中的时刻加入了党。在他回到国内以后，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他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延安的中央办学校参与工作。1938年，成仿吾同志和徐冰一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直到他逝世，一直在从事党和国家的人民教育事业。

这一重新翻译校对版本的《宣言》，是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关怀的。1974年，毛主席在一份指示中，要曾经长期从事《宣言》翻译工作的成仿吾同志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校正工作。此后，成仿吾与中央的几名助手，对《宣言》中译本进行了严格的校正。1976年，朱德同志阅读了成仿吾同志重译校的《宣言》，指示此译本很好、此工作很重要（参见本书“译后记”部分）。1978年11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一译本，但只进行了少量的印刷（印数1——50000）。包含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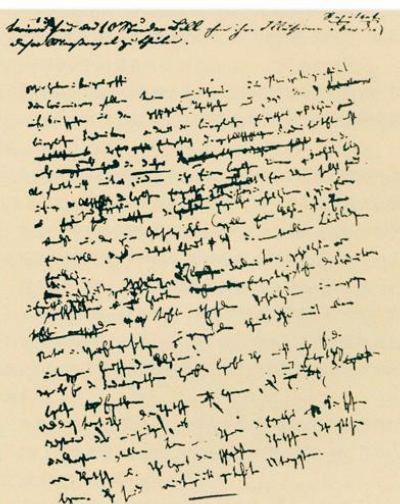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出于需要而重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一译本，感到它通俗易懂的同时不失准确性，是有学习参考价值的。其中译者补充的注释也提供了学习时的参考。

烽火出版社

2024年6月17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



这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第1版封面(左)和马克思所写《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迹。

# 目 录

|                        |    |
|------------------------|----|
|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 3  |
|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 5  |
|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 7  |
|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 9  |
|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 16 |
|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      | 23 |
|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 25 |
| <b>共产党宣言</b> ·····     | 28 |
| 一 资产者与无产者·····         | 29 |
| 二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 44 |
| 三 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著作·····   | 57 |
| 1.反动的社会主义·····         | 57 |
| (1) 封建的社会主义·····       | 57 |
| (2)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59 |
| (3)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 61 |
| 2.保守的或资产者的社会主义·····    | 64 |
|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 66 |
|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   | 69 |
| 注 释·····               | 73 |
| 译后记·····               | 82 |



# 共产党宣言<sup>1</sup>



## 1872 年德文版序言<sup>2</sup>

“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用说只能是秘密的国际工人团体，1847 年 11 月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与实践的党纲。这样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sup>3</sup>前数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它首先用德文发表，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与美国至少翻印了十二种不同的版本。英译文最初于 1850 年刊登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sup>4</sup>上，是海伦·麦克法兰女士翻译的，到 1871 年在美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译本。法文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不久首先在巴黎出版，最近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sup>5</sup>上刊载，一种新的译文正在准备中。波兰文译本于第一次德文版之后不久在伦敦出版。俄文译本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丹麦文本也同样在宣言出版后不久译出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间情况起了多大变化，总的说来，在这个宣言里阐述的一般原理，今天也还保持着全部正确性。某些地方也许要做个别修改。宣言本身声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是取决于历史地存在的情况的，因此对于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革命措施完全不用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今天来写这一段，在许多方面就会不同了。面对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随着它前进的工

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面对那些实践的经验，首先是二月革命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今天这个纲领在某些地方是陈旧了。特别是公社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运用。”（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 19 页，那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还有，不言而喻，对社会主义著作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说到了 1847 年；同样，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的意见（第四章），纵然在基本要点上今天也还是正确的，可是在它们的详细叙述上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且历史的发展已经把那里列举的大多数党派从世界上扫去了。

然而，宣言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去改变它。以后再版时或许能加上一篇导言，衔接 1847 年到现在的这段间隔；这次再版太突然了，以致我们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 年 6 月 24 日于伦敦

## 1882 年俄文版序言<sup>6</sup>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种俄文版，巴枯宁译的，于六十年代初在《警钟》<sup>7</sup>印刷厂出版。当时，西方只能把它（宣言的俄文版）看成是一种文献奇品。这种看法今天也许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 年 12 月）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怎样局限的范围，这在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的态度》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里恰巧没有写俄国与美国。那时候，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最后的巨大后备军；美国通过移民吸收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两国都供给欧洲以原料，同时又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在当时，两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了现存欧洲秩序的支柱。

今天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的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它的竞争动摇了欧洲的大小地产的基础。此外，欧洲的移民使美国能够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的至今的工业垄断。这两种情况又反过来对美国本身起着革命的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在大农庄的竞争下逐渐失败了；在工业区域内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传奇式的资本积聚同时第

一次发展起来。

现在来说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时期，不但欧洲的君主们，就连欧洲的资产者也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对付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头子。今天，沙皇在加特契纳宫<sup>8</sup>成了革命的俘虏，俄国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锋。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布近代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但是在俄国，我们看到，同迅速盛行的资本主义欺诈与刚刚才发展的资产阶级地产相对的，是大半土地归农民公有。那末试问：俄国的农村共同体，一种虽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的形式，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有的高级形式呢？或者相反，它必须首先经历那种构成西方的历史发展的同样的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在的俄国土地公有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伦敦

## 1883 年德文版序言<sup>9</sup>

这一版的序言，可惜不得不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整个欧美工人阶级对他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感谢的这个人，长眠于海格特墓地了，他的墓上已经长出了最初的青草。自他逝世以来，才真是再也谈不上对宣言的修改或补充了。我觉得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以下的意见。

贯穿宣言的根本思想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的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形成这个时代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历史的基础；因此（自从原始的土地公有瓦解以来），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是社会不同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现在达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把整个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那末也就不再能够把自己从剥削它与压迫它的阶级（资产阶级）那里解放出来——这个根本思想是完全属于马克思的<sup>①</sup>。

---

①我在英译文的序言中说过，“据我看来，这个思想定会对于历史科学奠定进步的基础，有如达尔文的理论对于自然科学所奠定的一样。我们两人在1845年前的好几年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我个人独立地在这个方向前进了多远，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表明。但是当1845年春我在(转下页)

我已经屡次说到这件事；但正是现在需要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上它。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

(接上页)布鲁塞尔又遇到马克思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思想制定好了，并且用差不多面所综合的同样鲜明的语句向我提出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的注）



## 1888 年英文版序言<sup>①</sup>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只是德国的、后来成为国际的工人团体，而在 1848 年以前大陆的政治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秘密组织。184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准备发表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原稿于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写成，2 月 24 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往伦敦付印。法文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文译本由海伦·麦克法兰女士译出，1850 年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上刊载。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也出版了。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与政治的渴望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象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各派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处于为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而斗争的状态，并处于中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地位。哪里有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继续露出生机，它们就都遭到无情的追捕。普鲁士警察就是这样追查出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

<sup>①</sup>这篇序言从英文译出。——译者注

员会。一些成员被捕，并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 1852 年 10 月被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sup>10</sup>从 10 月 4 日继续到 11 月 12 日；被捕者中有七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判决以后，同盟即由那些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仿佛是从此注定要付诸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恢复了充足的力量能够向统治阶级作另一次进攻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产生了。但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既然是为了把欧美整个战斗的无产阶级结合为一体，就不能立刻公布《宣言》上所制定的那些原则。国际应当有一个广泛的纲领，足以使英国工联会，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蒲鲁东的信徒们以及德国拉萨尔分子<sup>①</sup>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使所有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是完全信赖工人阶级思想的发展的，而联合行动和互相讨论定会带来这种发展。反资本斗争的事变和成败本身（而且失败更甚于胜利）就不能不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他们喜爱的各种万应灵丹的不足，并为更完全洞察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对的。在 1874 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成了和 1864 年所见的完全不同的人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在死亡中，甚至保守的英国工联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很久以来已

---

①拉萨尔本人总是向我们承认他是马克思的学生，并且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立场上的。但他在 1862 至 1864 年间所进行的公开鼓动，却没有超出过要求国家贷款设立生产合作社。（恩格斯的注）

经同国际断绝了联系）也逐渐前进到这种程度，以欧去年在斯温西他们的主席能够以他们的名义说：“大陆社会主义对于我们不再是可怕的了。”<sup>11</sup>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一切国家的工人中间都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了。

《宣言》本身就这样又来到前台了。1850年以来，德文本已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在纽约译成了英文，译文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法文本根据这个英文本译出，并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上。以后在美国至少还出现过两种或多或少有些删改的英文译本，其中有一种还在英国重印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种俄文译本大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警钟》印刷厂刊印；由英勇的维拉·查苏利奇译成的第二种俄文本，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的《社会民主主义丛书》刊行，新的法译文于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sup>12</sup>上刊载。根据这个法译文准备了一种西班牙译文<sup>13</sup>，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德文翻印版无法计算，总共至少也有十二次。亚美尼亚译文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发表，但没有出现，有人告诉我，因为出版者害怕出版标有马克思名字的书，而译者又拒绝把它叫作自己的作品。还有其他文字的译本，我听说了，但没有见到。这样，《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近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它在目前无疑是所有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广泛传播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

西伯利亚至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然而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是不能够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的。在 1847 年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一方面是各种乌托邦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和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二者都已经缩小到了仅仅是宗派的地位，并且在逐渐死亡；另一方而是种类极多的社会庸医，他们都宣称要用一切补缀办法来矫正各种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之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援的人们。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确信单纯的政治变革的不充分并且宣称必须全部改造社会，这部分人当时自称共产主义者。这还是一种未成熟的、雕琢粗糙的、纯粹是本能的共产主义；但是它接触到了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中间强大到足以产生出空想的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这样，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正相反。并且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意见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sup>14</sup>，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名称中间应该选定哪一个，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而且我们从那以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这个名称。

虽然《宣言》是我们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明，构成《宣言》核心的根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

这个思想就是：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占优势的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形成基础，该时代政治的和思想的历史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从公共占有土地的原始氏族社会瓦解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些阶级斗争的历史形成一系列的发展，现今达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并且一劳永逸地把整个社会从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不能从剥削与统治的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得到自己的解放。

据我看来，这一思想定会对于历史学起到有如这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在 1845 年前好几年就已经逐渐地接近了这个思想。我个人独立地向这个思想前进了多远，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好地表明了。但是当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又遇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制定好了，并且用几乎和我在这里所说明的同样清楚的语句向我提出了。

我从我们为 1872 年德文版共同写的序言中引出以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间情况起了多大变化，总的说来，在这个宣言里阐述的一般原理，今天也还保持着全部正确

性。某些地方也许要作个别修改。宣言本身声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是取决于历史地存在的情况的，因此对于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革命措施完全不用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今天来写这一段，在许多方面就会不同了。面对 1848 年以来<sup>①</sup>大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随着它前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面对那些实践的经验，首先是二月革命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今天这个纲领在某些地方是陈旧了。特别是公社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运用。’（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 19 页，那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还有，不言而喻，对社会主义著作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说到了 1847 年；同样，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的意见（第四章），纵然在基本要点上今天也还是正确的，可是在它们的详细叙述上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且历史的发展已经把那里列举的大多数党派从世界上扫去了。

然而，宣言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去改变它。”

本版译文是由马克思所著《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译者赛米尔·穆尔先生译出。我们一起把译文校阅过，并且

---

① “面对 1848 年以来”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是：“面对最近二十五年来”。——译者注

我还加进了一些说明历史含义的附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 1890 年德文版序言<sup>15</sup>

自从写了前一篇序言以来，又需要宣言的一种新德文版了，围绕宣言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在这里应该提到。

第二种俄文译本（维拉·查苏利奇译）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那篇序言是由马克思和我写的。可惜德文原稿遗失了<sup>16</sup>，所以我只得从俄文重译过来，译文决不会因而更好些。这篇译文是：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种俄文版，巴枯宁译的，于六十年代初在《警钟》印刷厂出版。当时，这篇著作的俄文版在西方看来至多有文献奇品的意义。今天这种看法不再可能有了。宣言第一次发表时（1848 年 1 月）无产阶级运动的传布地区处于怎样局限的范围，这在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中最好地表现出来了。这里首先没有写俄国与美国。那时候，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最后的巨大后备军；而向美国移民吸收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两国都供给欧洲以原料，同时又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两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而出现。

今天这一切变化多大啊！正是欧洲的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有巨大发展，它通过竞争动摇了欧洲大小地产的基础。同时，欧洲的移民使美国能够以这样的力量和规



模开发自己的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致在短期内必然结束西欧的工业垄断。这两种情况又反过来对美国起着革命的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秩序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在大农庄的竞争下逐渐失败了，与此同时，在工业区域内和传奇式的资本积聚一起第一次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

我们来说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时期，不但欧洲的君主们，就连欧洲的资产者也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对付当时刚刚才发觉自身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宣布沙皇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头子。今天，沙皇在加特契纳宫成了革命的俘虏，俄国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锋。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布现今资产阶级财产不可避免地面临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到，除了狂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地产之外，大半土地为农民的公共财产。

那么试问：俄国的农村共同体，这种虽然已经严重瓦解了的原始土地公有的形式，能否直接过渡到地产的共产主义的高级形式呢？或者，它必须首先经历那种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表现的同样的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的公共财产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伦敦

同一时期，在日内瓦出版了一种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

随后在《社会民主主义丛书，哥本哈根，1885 年》中，出版了一种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译本不很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译者感到困难而被删掉了，有些地方也还可以看到草率的痕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如果译者较为细心，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 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上刊载了一种新的法译文；这是至今已出版的最好的译文。

根据这个译文，同年又发表了一种西班牙译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上，然后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很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 8 号。

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 年，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但是这位老好人却没有勇气把署有马克思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认为最好由译者本人自称作者，可是译者拒绝了。

在英国多次翻印过一种又一种多少不正确的美国人的译本之后，到 1888 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之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

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舰队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一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自己的经历。在它出版的时候，受到了当时还为数不多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情欢迎（正如第一个序言中列举的那些译本所证实的），但不久它就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开始的反动被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对科伦共产党人的判决，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开始的工人运动从公开舞台上消失，宣言也退到了后台。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向统治阶级的政权发动一次新的进攻的时候，就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融合为一支巨大的军队。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制定的原理出发。它应该有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不致把英国工联会，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蒲鲁东主义者与德国的拉萨尔分子<sup>①</sup>拒在门外。这个纲领——国际章程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他写得这样巧妙，甚至巴枯宁与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至于宣言中所提出的原理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是完全信赖工人阶级思想的发展的，而这种发展必然会从联合行动与

---

①拉萨尔当着我们的面总是自认是马克思的“学生”，并且作为“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立场上的。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把整个工人阶级分为赞成靠国家帮助的人与赞成自助的人。（恩格斯加的注）

讨论中产生。反资本斗争中的事变与成败，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斗争的人们明白他们历来的万应灵丹的不足，并且使他们的头脑更易于透彻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对的。1874 年国际解散对的工人阶级同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全然不同了。罗曼语国家中的蒲鲁东主义与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正在灭亡，就是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会也逐渐接近了这种程度，以致 1887 年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以工联会的名义说，“大陆社会主义对于我们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是大陆社会主义在 1887 年已经差不多只是宣言中所宣布的理论了。这样，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目前，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的，最具有国际性的作品，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一切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然而，在它出版时，我们不能够把它叫作社会主义的宣言。在 1847 年社会主义者被理解为两种人。一方面是各种乌托邦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与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二者当时已经缩小成纯粹的、逐渐灭亡的宗派了。另一方面是种类极多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式补缀工作来消除社会弊病，面丝毫不伤及资本与利润。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之外面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的人们。反之，工人中确信单纯的政治变革不充分，而要求彻底改造社会的

那一部分，当时自称为共产主义。那只是一种粗制的、只是本能的、往往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可是它已经强大到足以产生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法国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和德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1847年，社会主义是指一种资产者运动，共产主义是指一种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很坚决地认为，“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名称中选择哪一个，是不会有片刻怀疑的。而且以后，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放弃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四十二年前，在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出现的第一次巴黎革命的前夜，我们向世界喊出这一号召时，只有少数声音响应。但是，到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无产者已联合成具有光荣纪念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国际本身诚然只存在了九年，但是它所建立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永恒的团结还存在着，而且比任何时候更强有力地存在着，对此恰恰没有比今天这个日子更好的证明了。因为今天，当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动员成为一个军队，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标：即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的标准劳动日，这已经由1866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sup>17</sup>、以后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过。今天的情景将使全世界的资本家与地主们看到，

全世界的无产者今天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还能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到这种情景的话！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sup>18</sup>

出版共产主义宣言的一种新的波兰文本已成为必要，这一事实，引起了许多感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一个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中想认清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要求就越增加，他们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越扩大，因而对宣言的需求也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能够相当确切地断定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还能够相当确切地断定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波兰文的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决定性进步。从十年前发表的上一个版本以来确实有了这种进步，对此丝毫不容置疑。俄国的波兰，会议的波兰<sup>19</sup>，成了俄罗斯帝国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是零星分散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第三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另一些散布在别处；而波兰工业则紧缩于相对狭小的地区，享受到由这种积聚引起的长处与短处。这种长处是竞争着的俄罗斯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以对付波兰，尽管他们渴望使波兰人俄罗斯化。这种短处，对波兰工厂主与俄罗斯政府来说，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

对宣言需求的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超过了俄国工业——本身是波兰人民的坚强生命力的一个新证明，是波兰人民临近的民族复兴的一个新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不只是一件同波兰人有关、而且是同我们大家有关的事情。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时，欧洲各民族间真诚的国际合作才是可能的。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旗帜下，使无产阶级的战士最终只作了资产阶级的工人，这次革命通过自己遗嘱的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也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然而波兰，它从1792年以来为革命做的比所有这三个国家总共做的还要多，而当它1863年失败于强大十倍的俄军的时候，人们却把它抛弃不顾了。贵族既未能保持住、也未能重新争得波兰的独立；今天波兰的独立对资产阶级至少是无所谓的。然而波兰的独立对于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是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它的手中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的工人都象波兰工人自己一样也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sup>20</sup>

——致意大利读者<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适逢 1848 年 3 月 18 日那天，适逢米兰和柏林的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直到那时都是被领土分碎与内部纠纷所削弱，以致倒在外国统治之下的。当意大利屈服于奥皇时，德国也遭受到全俄沙皇那种虽不是那样直接，但也完全可以感到的压迫。1848 年 3 月 18 日事变的后果已使意大利和德国消除了这种耻辱；至于这两个伟大民族在 1848 年至 1871 年间又已复兴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能够恢复他们的独立，那就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原来把 1848 年革命镇压下去的那些人，这时违反心愿，成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者

21

。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的业绩：是它构筑了街垒，牺牲了性命。可是只有巴黎工人才在推翻政府时完全下定决心要把资产阶级制度一并推翻。然而，他们尽管意识到他们本阶级同资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对立，无论本国经济

---

①这篇序言从法文译出。——译者注

的进步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都还没有达到能够促进社会改造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果实最终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在其它各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工人们却自始就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外无所作为。可是，没有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够没有民族独立的。因此，1848年革命就必然导致意大利、德意志和匈牙利等民族的统一和自治，这些民族直到那时还是被剥夺了统一和自治的。现在该轮到波兰了。

因此，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至少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地。最近四十五年中，资产阶级制度在一切国家引起了大工业的飞跃，同时也就到处创造了一个人数众多、紧密结合和强大的无产阶级；就这样产生了——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若不使每个民族恢复自治和统一，那末无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或者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所必需的平静的与理智的合作，都是无法实现的。试想象看，在1848年以前的那种政治条件下，能有意大利的、匈牙利的、德国的、波兰的、俄罗斯的工人的一次共同的国际行动吗！

所以，1848年的搏斗并不是徒然的。同样把我们同那个革命时期隔开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徒然的。它的果实开始成熟，而我惟愿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是吉兆，是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先兆，也如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完全公正地对待了资本主义过去扮演过的那种革命角色。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现在也如 1300 年那样，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在开始。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永志这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

# 共产党宣言

一个魔怪<sup>①</sup>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对这个魔怪进行一种神圣的围猎，教皇与沙皇、梅特涅<sup>22</sup>与基佐<sup>23</sup>、法国的激进派<sup>24</sup>与德国的警探们。

哪里有反对党不曾被自己的当权的敌手们诽谤为共产主义的？哪里又有反对党不曾把共产主义这个恶名扔回给较进步的反对分子以及自己的反动的敌手们呢？

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两点：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承认为一种势力了。

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目的与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本身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魔怪的童话，现在正是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国籍各不相同的共产党人在伦敦集会，并且起草了以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与丹麦文发表。

---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17—18日《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对于这个近代阶级斗争的无法挽救的结局的恐怖。”——译者注

## 一 资产者与无产者<sup>①</sup>

从来一切社会的历史<sup>②</sup>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东<sup>③</sup>与帮工，一句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处在持久的相互对立中，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这种斗争每次以整个社会的革命改造或者以斗争着的各阶级一齐没落而告结束。

在那些较早的历史时代，我们差不多到处都看到社会完全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社会地位分成多种阶层。在古代

---

①资产阶级是增近代资本家阶级，社会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与雇佣劳动的雇主。无产阶级是指近代雇佣劳动者阶级，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的注）

②这是说一切**成文**的历史。1847 年时，社会的史前史，存在于记载下来的历史以前的社会组织，整不多还没有人知道。以后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毛勒证明了土地公有是一切条顿族历史上发源的社会基础，并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共同体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普遍的社会原始形态。由于摩根关于氏族的实质及其对部族的关系的无与伦比的发现，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就以它的典型形式被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共同体的瓦解，社会开始分化为一些分离的、最后对立的阶级。我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第 2 版，斯图加特，1886 年）一书中，曾试图追溯这种瓦解的过程。（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的注）

③指行会师傅，行会有全权的成员，内部的师傅，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的注）

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臣属、行东、帮工、农奴，并且差不多在这些阶级的每一个中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没落中产生出来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不过用一些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显著的一点在于，它把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营垒，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居民；从这些城关居民中发展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非洲的绕航，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东印度与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同殖民地的通商、交换手段以及整个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运、工业空前高涨，从而使正在瓦解的封建社会里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从来的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不再能满足与新的市场同时增大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它。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了；各种行帮间的分工由于单个工场自己内部的分工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在增加，需求总在提高。就是工场手工业也不够了。于是蒸气与机械使工业生产革命了。近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的富豪，整个工业军的首

领，近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而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运与陆地交通得到无法估量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并且按照工业、商业、航运、铁路扩展的程度，资产阶级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增殖了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以来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挤到后台去了。

这样我们看到，近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种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sup>①</sup>：它曾经是封建领主统治下的被压迫等级、公社<sup>②</sup>里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有的地方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sup>③</sup>，有的地方是君主国的纳税的第三等级<sup>④</sup>，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在等级制的或专制的君主国中是对贵族的平衡力量和所有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自从大工业与世

---

①“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译者注

②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的领主与师傅那里夺得地方自治与做为“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称“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的注）

意大利与法国的市民，在他们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或夺得最初的自治权之后，称他们的城市共同体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的注）

③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如在意大利及德国）”。——译者注

④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如在法国）”。——译者注

界市场建立以来，资产阶级在近代代议制国家中为自己争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近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极其革命的角色。

资产阶级在它达到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牧歌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撕碎了把人们缠系于天然尊长的纷繁的封建束缚，使人与人的联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以外，除了冷酷的“现金交易”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它把虔诚的幻想、骑士的狂热、庸人的忧伤的神圣激动都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它把个人的品格化为交换价值，把无数明文规定的并且是正当得来的自由，用这样一种没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一句话，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用宗教的与政治的幻觉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剥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被诚惶诚恐地看待的职业的圣光。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科学家变成了它付钱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扯掉了家庭关系上的多情动人的面纱，把它归结为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露了，反动派在中世纪那么惊服的蛮劲，在极端的懒惰中得到了相应的补充。正是资产阶级才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作出什么来。它创造了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及哥得式教堂完全不同的奇迹，它进行了和民族



大迁移<sup>25</sup>及十字军远征<sup>26</sup>完全不同的远征。

资产阶级如果不把生产工具，从而把生产关系，从而把全部社会关系持续地革命，它就不能够存在。相反，旧生产方式的保持不变，是以前一切工业阶级首要的生存条件。生产的持续变革，一切社会状态的不断动荡，永恒的不定与运动，显示出资产者时代不同于以前一切的时代。一切牢固的、僵化的关系连同它们的古老可敬的观念和见解全被解体了，一切新形成的，等不到凝面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与停滞的消失了，一切神圣的被亵渎了，人们终于被迫用冷静的眼光来注视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赶着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它不得不到处盘踞、到处殖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榨取，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痛惜的是，资产阶级抽掉了工业的民族基础。那些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了，采用这些新的工业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存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不再是国内的原料，而是属于极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在本国而且同时在全世界被消费着。由国内产品来满足的旧的需求被新的需求代替了，这种新的需求要由极远的国家与地区的产品来满足。各民族相互间的多方面的交往与多方面的依赖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与民族的

自足和闭塞。在物质的生产上是这样，在精神的生产上也是这样。各个民族的精神的产物，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越来越不可能有了，从许多民族的与地方的文献中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献。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连最野蛮的民族也卷入了文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重炮，用这重炮它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用这重炮它强迫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屈服。它强迫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愿意灭亡的话）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强迫他们在自己那里推广所谓的文明，就是说成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建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这样就使人口中很大一部分脱离了农村生活的蒙昧。正象它使农村依附于城市那样，它使野蛮的与半野蛮的国家依附于文明国家，农民民族依附于资产者民族，东方依附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益消除着生产手段、财产与人口的分散状态。它把人口密集了，把生产手段集中了，把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里了。由此得出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独立的、差不多只是联合着的、具有不同的利益、法律、政府与关税的一些地区，被结合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法律、一个民族的阶级利益、一个税界。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

去各代加起来还更多更大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化学在工业与农业上的应用、轮船运输、铁路、电报、整块整块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魔法似地突然涌现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曾经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沉睡在社会劳动的怀抱里呢？

那末，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的基础——那些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产生的。在这种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进行生产与交换的那些关系，农业与工场手工业的封建组织，一句话，封建的财产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们阻碍了生产，而不再促进生产。它们都变成了镣铐。它们必须被炸毁，它们被炸毁了。

代之而起的是自由竞争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社会与政治的结构，和资产者阶级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统治。

在我们眼前进行着一种相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这个曾经魔法似地造成了那样强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魔术师一样，已经不再能控制他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地下怪力了。几十年以来，工业与商业的历史，不过是近代生产力反抗近代生产关系、反抗财产关系的历史，而这种财产关系是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生存条件。只要指出商业危机就行了，这些危机在它们的周期性的重复中，日益严重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在商业危机中，

不仅产品的一大部分，甚至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一大部分，都照例被毁灭了。在危机中发生一种社会的瘟疫，这对以前一切时代来说似乎是荒磨的事，这就是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发觉自己突然回到了一时野蛮的状态；好象一次饥荒、一场普造的毁灭战争，把社会上一切生活资料断绝了；工业、商业好象都被消灭了。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有了过多的文明，过多的生活资料，过多的工业，过多的商业。供社会支配的生产力不再为促进资产阶级的文明及<sup>①</sup>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服务了；相反的，这些生产力对于这些关系变得太强大了，它们被这些关系阻碍了；一旦生产力克服这种阻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混乱，使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发生危险。那些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变得太狭窄，以致不能容纳它们所创造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方法克服危机呢？一方面被迫消灭大批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并且更加彻底地剥削旧的市场。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呢？这就是准备更全面的和更猛烈的危机，并且减少预防危机的手段。

资产阶级用来打倒了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使自己死亡的武器；它还造成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无产者。

---

①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均删去了“资产阶级文明及”数字。  
——译者注

随着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发展的程度，无产阶级，即近代工人阶级，也同样发展起来，近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使资本增殖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同其他每个货物一样，是一种商品，因此同样经受着竞争的一切变化与市场的一切波动。

由于推广机械与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失掉了一切独立的性质，因此对于工人也就失掉了一切吸引力。工人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他去做的是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学会的操作。面此，为工人所花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他的生活与延续他的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劳动的价格也一样<sup>①</sup>，是等于它的生产费用的。所以，劳动越使人厌恶，工资就越减少。不只如此，机械与分工越发展，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是由于劳动时间的延长，或是由于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的加速运转等等。

近代工业把家长式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拥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做为普通的工业士兵被置于军士与军官的全套等级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单是资产者阶级的奴隶，资产者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被机器、被监工、特别是被各

---

①后来马克思指出了，工人所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关于这点可参看恩格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导言。——译者注

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奴役着。这种专制体制越是公开宣布以营利为其最终目的，它就越发可鄙、越发可恶，越发可恨。

手工劳动对技巧与力气的要求越少，就是说，近代工业越发达，男人的劳动就越被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所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与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的效力了。他们只是一些按年龄与性别需要不同费用的劳动工具罢了。

工人领得用现款支付的工资，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刚刚告一段落，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房东、小商人、当铺老板等等就向他扑来。

以前那些小的中间等级，小工业家、小商人与小食利者，手工业者与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沦为无产阶级，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而失败于同较大资本家的竞争；一部分因为他们的技巧被新的生产方式贬值了。就这样，无产阶级从人口的一切阶级中得到补充。

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生存同时开始的。

最初单个的工人，然后一个工厂的工人，然后一个地方同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向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把自己的攻击不仅对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对着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掉竞争的外国货，他们捣毁机器，他们火烧工厂，他们力图为自己争回失去了的中

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工人们是分散在全国的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们更广泛的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不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并且暂时还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斗争，他们是专制君主国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小资产者。这样，整个历史的运动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这样争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多了，它被集结为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在增长，并且它更加感觉到这个力量。由于机械日益消灭劳动的差别，而且把工资差不多到处都压到同样低的水平，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与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均衡起来。资产者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械日益迅速发展与不停顿的改进，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不安定；单个工人与单个资产者之间的那些冲突，越来越带有两个阶级冲突的性质。工人们开始组成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集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一些持久的联合组织，以便为这些随时的反抗准备粮食。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得到胜利，但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

正结果并不是直接的成功，而是工人们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为不断增长的交通工具所促进，大工业造成的这些交通，工具使不同地区的工人互相联系起来。而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到处性质相同的许多地方斗争集中为一个民族的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但是每个阶级斗争是一个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用他们的乡村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近代的无产者用铁路在几年内就实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并由此组织成为政党，又因为工人自己内部的竞争而随时遭到破坏。但是它总是恢复起来，而且更强大、更坚实、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强迫以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例如英国的十小时劳动日法案<sup>27</sup>。

旧社会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处在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中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那些部分；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他感到有必要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的援助，并这样把无产阶级卷到政治运动中来。所以，正是资产阶级本身把自己的教育因素<sup>①</sup>，就是把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给了无产阶级。

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工业的进步，统治阶级

---

① “自己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自己的政治的与普通的教育因素”。——译者注



的一些组成部分整批地被抛到无产阶级中去，或者至少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教育因素<sup>①</sup>。

最后，当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带有一种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性质，致使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从中脱离出来，加入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那个阶级。所以，象从前有一部分贵族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尤其是那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他们通过努力提高到了对整个历史运动的理论上的认识。

现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各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衰败与没落；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最面有的产物。

那些中间等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都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保护他们作为中间等级的生存不至没落。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而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他们是革命的话，那是考虑到他们就要转入无产阶级，那末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现在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那末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

---

①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启蒙与进步的新因素”。  
——译者注

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这种旧社会最下层的消极的腐朽物，在有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入运动。按照它的整个生活状况来说，它会更情愿被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败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对于妻子和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近代的工业劳动，近代的资本奴役，这在英国和在法国，在美国和在德国都一样，把无产者的一切民族的性质剥掉了。法律、道德、宗教对于无产者来说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在这些偏见后面隐藏着的也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前一切夺得了统治的阶级，都使整个社会屈服于他们营利的条件之下，力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从来的占有方式，并以此废除整个从来的占有方式，才能夺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需要保护，他们必须破坏一切从来的私有安全与私有保险。

从来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那些级成官方社会的各阶层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站立起来，不能挺起身来。

纵然不是就内容，而是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

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必须首先解决它自己的资产阶级。

通过对无产阶级最一般的发展阶段的阐述，我们追踪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它爆发为一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

正如我们看到的，从来一切社会是建立在压迫与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上面的。但是，要能够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为它保证一些条件，使它在这些条件下，至少能苟延奴隶般的生存。农奴在农奴制度下争取到成为公社成员，小市民也在封建专制的奴役下争取到成为资产者。与此相反，近代的工人没有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条件以下。工人成为赤贫者，而贫穷比人口与财富发展得更快。这就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做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把本阶级的生活条件当做支配的法则强加于社会了。它没有能力统治了，因为它没有能力保障它的奴隶甚至在奴隶状态下的生存，因为它逼得让它的奴隶落到这样一种境地，以致它不得不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社会再不能在它下而生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已经与社会不再相容了。

资产者阶级的生存与统治的最根本条件，是财富集积在私人手中，是资本的形成与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依赖工人们彼此的竞争。工业的进步

——资产阶级是它的不由自主的、无力抵抗的承担者——使得工人们通过联合组织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引起的分离。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生产与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就从它的脚下被抽掉了。资产阶级首先生产了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二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无产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共产党人和其他工人政党<sup>28</sup>相比不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相脱离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sup>①</sup>原则，用来塑进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余无产阶级政党的只是：一方面他们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突出并贯彻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是一切国家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不断向前推进的部分；在理论上，他们比无产阶级

---

① “特殊的”在 1888 年英文版中为“宗派的”。——译者注

的其余群众，长于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与一般的结局。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与一切其余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样：无产阶级级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良家所臆想或发现的一些观念与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只是一个现存的阶级斗争、一个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阐述<sup>①</sup>。废除从来的财产关系，不是共产主义特有的标志。

一切财产关系都服从于经常的历史的更换、经常的历史的变动。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财产，以利于资产阶级的财产。

标志共产主义的，不是废除一切财产，而是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

但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

---

① “一个现存的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强调：“我们差不多因十年来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而特别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伟大杠杆加以突出。”（见《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一个在我们级前进行的历史运动”是指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曾经提到“历史运动”，就是一个“自己产生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见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给施韦泽的信）。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见《共产主义原理》第一条）。——读者注

上、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剥削<sup>①</sup>之上的产品的生产与占有的最后与最完备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

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废除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说这种财产是构成一切个人的自由、活动与独立的基础。

劳动得来的、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这用不着我们去废除，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废除了，并且天天在废除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可是，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财产吗？绝对不会。它创造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这种财产，只有在产生新的雇佣劳动以便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起来。现今形式的财产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我们来观察一下这种对立的双方吧。

做一个资本家，就是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一种共同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一切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

① “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剥削”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多数人被少数人剥削”。——译者注

所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它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所以，如果资本变为共同的、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财产，那末，这不是个人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变了。它失掉了自己的阶级性质。

我们来说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工资的最低数，也就是维持工人作为工人而活着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数。所以，雇佣劳动者靠自己的活动而占有的东西，仅仅够再生产他的赤裸裸的生命。我们决不要废除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剩下能够用来统治别人劳动的纯收入。我们要消除的只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在这种占有中，工人只是为了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是在统治阶级利益需要时才能生存。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积蓄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积蓄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充、丰富与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过去统治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现在统治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是自主的和有个性的，而活动的个人却是不自主的和没有个性的。

而资产阶级把消灭这种关系称为消灭个性与自由！说对了。就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自主与自由。

在现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中，自由指的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如果买卖消失了，自由买卖也就消失了。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如同我们的资产者其余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完全只是对受束缚的买卖、对中世纪被压制的市民才有意义，而对共产主义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资产阶级本身，却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财产，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现存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对于十分之九的成员已被消灭了；私有财产所以存在着，正是由于它对于十分之九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你们责难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财产。

一句话，你们责难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财产。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简单地说，不再能变为一种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刻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转变成资产阶级财产<sup>①</sup>的时刻起，从这一时刻起你们声称，个人被消灭了。

那末你们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人不是别人，只是资产者，只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者。这种个人的确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

---

<sup>①</sup>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转变为资本”。——译者注。



夺以这种占有来奴役别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争辩说，随着私有财产的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而普遍的懒惰就会风行起来。

照这样说，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动的人一无所获，而获得的人却不劳动。这整个争辩归结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一旦资本没有了，雇佣劳动也就不再有了。

对物质产品的共产主义占有方式与生产方式的一切非难，同样被引伸到精神产品的占有与生产方面。正如阶级财产的终结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结一样，阶级文化的终结在他看来就等于一切文化的终结。

资产者痛惜文化的丧失，这种文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训练成为机器。

但是，你们按自己对于自由、文化、法律等等资产阶级的观念来衡量资产阶级财产的废除，那就不要同我们争辩吧。你们的思想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的产物，正如你们的法律只是被立为法令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了。

你们在利己的观念中把你们的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由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暂时的关系变为永久的自然法则与理性法则，这种利己的观念，是你们和一切役落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对古代财产所理解的，你们对封建财

产所理解的，而对资产阶级财产，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甚至最激进的分子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鄙的意图勃然大怒。

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建筑在什么上面呢？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营利上面。这种家庭只对于资产阶级才是充分发展了的；但是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被迫处于无家庭状态以及公开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除而消除，二者都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责难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以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我们就消灭了最亲密的关系。

可是，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在其中进行教育的社会关系，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比较直接或比较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于教育的作用；他们只是改变它的性质，使教育摆脱一个统治阶级的影响。

由于大工业的缘故，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被割裂，子女越是被变成简单的商品与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与教育、关于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等等的空谈，便越发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要实行妇女公有啊，——整个资产

阶级齐声向我们吼叫着。

资产者把他的妻子看做一种单纯的生产工具。他听说，生产工具是要被公共使用的，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将同样遭到公有的命运。

他意想不到，问题恰恰在于结束妇女做为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此外，我们的资产者对于共产党人的所谓公开的妇女公有道貌岸然地表示惊讶，这真是再可笑不过了。共产党人用不着实行妇女公有，它差不多一直存在着。

我们的资产者并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满足，更不用说公开的卖淫了，他们还以互相勾引彼此的妻子为最大乐趣。

资产阶级的婚姻事实上是公妻制。人们最多只能责难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实行公开的、坦率的妇女公有，去代替伪善地隐蔽着的妇女公有。此外，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现今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中产生的妇女公有，即公开的与不公开的卖淫，也将消失。

共产党人还被责难，说他们要废除祖国与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sup>①</sup>。不能从他们那里夺取他们所没有的东

---

①这里说的“工人没有祖国”是对西欧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说的。列宁关于民族运动曾经分三类国家。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写道：“在西方各国民族运动早已是过去的事了，‘祖国’在英、法、德等国已经唱完了自己的歌子，起了自己的历史作用，**也就是说**，起了进步的、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与政治生活（转下页）

西。当无产阶级必须首先为自己夺取政治的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sup>①</sup>，把自身作为民族组织起来的时候，它自身还是民族的，纵然这决不是象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sup>②</sup>。

各民族的民族隔绝与对立，已经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与世界市场，随着工业生产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活状况趋于一致，而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还要使它们进一步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随着人对人的剥削被消灭的程度，民族对民族的剥削

---

（接上页）的作用，在这里，民族运动不可能发生了，这里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面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子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东欧，情况却不相同。……‘祖国’在这里还没有唱完自己的全部历史欧子。‘保卫祖国’在这里还可能是保卫民主、保卫祖国语言、保卫那反对压迫民族和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政治自由。……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民族运动历史上比在东欧还要年轻。……”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曾反复指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有了祖国”，“我们保护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主义祖国”。——译者注

①“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译者注

②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除非‘在民族范围内组织起来’，除非成为‘民族的’（“纵然完全不是象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也就不能巩固、成熟和形成起来。”——译者注

也同样被消灭。

各民族间互相敌对的状态随着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起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的对共产主义的那些指控，不值得更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见解与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一起变化的。要理解这一点，难道需要深入的洞察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的生产是随着物质的生产而改变以外，还证明什么呢？一个时代的统治的思想始终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那些思想，那只是说出了这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一个新社会的因素形成了，旧思想的瓦解和旧生活状况的瓦解是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正在没落的时候，那些古代的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思想，只是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中的统治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等等固然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改变着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律，总是在这种变迁中保持着的啊。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然而共产主义却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与道德，而不是重新加以改造，所以共产主义是同从来的一切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指控归根到哪思呢？整个从来的社会的历史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这些阶级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形式不一。

可是这些对立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社会的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剥削却是过去各世纪所共有的一个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世纪的社会意识，不管如何复杂与多样，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着，这些形式，意识的形式，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全部消失才会完全瓦解。

共产主义革命是同传统的财产关系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彻底地同传统的思想实行决裂。

我们还是丢开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那些非难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sup>①</sup>。

---

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阐述”。不过这里“还提得非常抽象，只是最一般的概念与表达”。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历史意义，但是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才具体阐述了。

“争得民主”指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最完全与最彻底地实行的民主就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最变转化为质变。——译者注

无产阶级将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地把一切资本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过来，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说，集中在已经作为统治阶级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迅速地增加生产力的数量。

要能实现这些，自然起初只有通过对财产权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进行专制的侵犯，就是通过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好像是不够充分与不能持久的，但是在运动的进程中会超越它们本身<sup>①</sup>，并且作为变革整个生产方式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这些措施按不同的国家当然是会不同的。

但是，下列各项在最进步的国家中可以相当普遍地采用：

1.剥夺地产并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加重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亡命者与叛乱者的财产。

5.通过一个拥有国家资本与独自垄断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于国家手中。

---

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秩序侵犯成为必要”。——译者注

②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曾经谈到，一些革命措施作为废除私有财产的准备与过渡的中间阶段，是可能的与必要的，不过这些措施并不是确定的措施，而是每时期的阶级斗争本身所产生的暂时的办法。  
——译者注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于国家手中。

7.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与生产工具，开垦与改良土地。

8.一切人有同样的劳动义务，建立产业军，特别是对于农业。

9.联合经营农业与工业，促使城市与农村的对立<sup>①</sup>逐渐消除<sup>②</sup>。

10.对一切儿童实施公共的免费教育，消除现今形式下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教育与物质的生产相结合等等、等等。

如果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消失，一切生产都积聚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那末公共的暴力就失去政治的性质。政治的暴力本来的意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地联合成为阶级，通过一个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用暴力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同这种生产关系一起，无产阶级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与一切阶级的存在条件<sup>③</sup>，从而也就消灭了它自己的作为阶级的统治。

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将是一种联合组织，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①在1872年以后的德文版中“对立”改成了“差别”。——译者注

②“促使城市与农村的对立逐渐消除”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通过人口在全国更平均的分布来逐渐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译者注

③“消灭了阶级对立的与一切阶级的存在条件”在1872年以后的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与一切阶级”。——译者注



### 三 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著作

#### 1.反动的社会主义

##### (1) 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与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是写一些反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诽谤作品。在 1830 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中，在英国的改良运动中，他们又一次被可恶的暴发户打败了。此后再也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留给他们的只是文字的斗争。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复辟时期<sup>①</sup>的陈腐论调也不可能再用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只得装做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写作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以能够对他们的新统治者唱一些诽谤的歌曲，唠叨一些多少不吉的预言来求得满足。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为谤书，半是过去的回音，半为未来的恫吓，有时以辛辣的、巧妙而尖锐的评论打中资产阶级的心，由于完全没有能力理解近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

<sup>①</sup>这里所指的不是 1660—1689 年的英国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的法国复辟时期。（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的注）

为了把人民聚拢到自己身后来，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在手里挥舞着。但是每当人民追随着他们的时候，就会在他们的臀部看到那陈旧的封建纹章，便哗然不恭地大笑着散去了。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sup>30</sup>和“青年英国”<sup>31</sup>都表演过这幕趣剧。

如果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是同一类型的，那末，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过时的情况与条件下进行剥削的。如果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没有存在过近代的无产阶级，那末，他们只是忘记了，近代资产阶级恰恰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后代。

此外，他们很少掩盖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以致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主要控告恰恰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着一个将要炸毁整个旧社会秩序的阶级。

他们对资产阶级责备更多的，还不是它一般地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而是它造成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的实践中，他们参与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顾自己所吹嘘的一切空话，不嫌拾起金苹果<sup>①</sup>，不嫌把忠诚、爱情和荣誉换成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sup>②</sup>。

---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从工业树上落下来的金苹果”。——译者注

②这主要是指德国说的，在那里，农村贵族和容克通过管家自行（转下页）

正象僧侣与封建主总是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也总是携手同行的。

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展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热心于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教诲以行善与求乞、独身与禁欲、修道与教会来代替这些吗？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过是僧侣用来给贵族的忧愤祝福的圣水而已。

## （2）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不是已被资产阶级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逐渐恶化和消失的唯一的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居民与小农等级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内，这个阶级还继续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旁边困苦地生活着。

在近代文明发达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漂浮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总是重新形成起来。可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由于竞争而被抛到无产阶级中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看到这样一个时刻临近了，那时候，他们作为近代社会的独立部分将完全消失，而在商业、工场

---

（接上页）经营他们的大部分地产，此外，他们还是甜菜精厂和土豆酒厂的大老板。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一地步；可是他们也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名义借给多少可疑的股份公司的创立者以补偿下降的地租。（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的注）

手工业与农业中，将被监工与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如法国，很自然，一些赞助无产阶级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作家，在批判资产者政体时，使用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并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替工人说话，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是这类著作的首领，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都是如此。

这种社会主义极尖锐地剖析了近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露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机械与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与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间工业的歼灭战，以及旧风俗、旧家庭关系与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它的真实内容来说，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并同这些一起恢复旧的财产关系与旧社会；或是企图把近代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强制地重新禁锢在已被它们炸毁而且必须被炸毁的旧财产关系的框子里。在这两种情形下，这种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的行会制度与农村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一派就陷入怯懦的悲鸣了<sup>①</sup>。

### (3)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是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是两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它是在资产阶级刚开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时候被输入德国的。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文人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类著作，只是忘记了，在那些作品从法国移入时，法国的生活状况并未同时移入德国。而对德国的状况，法国的著作失掉了一切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具有一种纯粹文献的外貌。它必然呈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玄想。这样，对于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来说，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只有一般的“实践理性”的要求的意义，至于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表这，在他们看来意味着纯粹意志的、应当如此的意志的、真正是人的意志的法则。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在于把新的法国思想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协调起来，或者更正确地说，从他们的哲学立场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正如通常掌握一种外国语一样，是经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在记有古代异教时期的古典著作的

---

(接上页) 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当顽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陶醉的效果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以悲哀的一阵可怜的发作告终。”——译者注

手稿上写上了一些无聊的天主教圣徒们的传记。德国著作家相反地对待了世俗的法国著作。他们在法国人的原著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哲学昏话。例如，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后面，他们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者国家的批判后面，他们写上“扬弃抽象普遍之统治”等等。

在法国人的这些发展里面偷偷塞进自己的哲学空话，他们称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就这样完全被阉割了。面因为在德面人手中它已经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所以德国人就自以为克服了“法国人的片国性”，自以为代表的不是真正的要求，而是真理的要求，不是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人的本质的利益，一般人的利益，这个人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全然不属于现实，面只属于哲学幻想的云雾的天空。

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它如此郑重和庄严地看待自己的拙劣的学生作业，并且如此叫卖似地加以吹嘘，同时它就逐渐失去了自命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的运动日益严重了。

这样就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素所期望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传统的诅咒反

对自由主义、反对代议制国家、反对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并教诲民众，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反面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面人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无生气的回声）是以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连同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就是这些前提条件，在德国还正要争取呢。

它充当了德国各专制政府及其僧侣、学究、土豪和官僚等随从的理想的稻草人，用来反对那咄咄逼人地上升着的资产阶级。

它成了这些政府用以对付德国工人起义的狠毒的鞭打与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各政府手中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从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并从那时起以不同形式在这里一再重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状态的实在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状态。资产阶级的工业的和政治的统治，使小资产阶级害怕自己必定没落，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兴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它看来正是一箭双雕。“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样蔓延开了。

以玄想的蛛丝织成的、以华丽的辞藻点缀的、以痴情的甘露浸透的外衣，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用来包裹他们的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的这种奢华的外衣，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商品在这种顾客中的销路罢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自己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使命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高傲代表。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为标准的民族，德国的市侩为标准的人。它对市侩的每一个丑行，都赋予一种与之相反的隐晦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它的最后结果是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粗野破坏的”倾向，并宣布它自己不偏不倚地超越一切阶级斗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切在德国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都属于这种齷齪的、令人颓丧的著作的范围<sup>①</sup>。

## 2.保守的或资产者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希望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延续。

属于这部分的有：经济学者、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者、慈善事业组织者、禁止虐待动物者、禁酒协会的创立者、五花八门的小改良家。这种资

---

<sup>①</sup>1848年的革命风暴扫除了这整个卑鄙的流派，并打掉了它的代表者继续搞社会主义的兴趣。这派的主要代表与典型的标本是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的注）



产者社会主义也被制成了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举蒲鲁东<sup>32</sup>的《贫困的哲学》为例。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想要近代社会的生存条件，而不带有那些必然由此产生的斗争与危险。他们想要现存的社会，而抽掉那些使它革命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想要资产阶级，而不带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统治的世界当然看成是最好的世界。资产者社会主义把这个安慰人的观念制成半个或整个体系。当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以便走进新的耶路撒冷时，那末它根本上只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社会中，但抛弃对这个社会的憎恶的观念。

这类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较少系统而较多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恶每一个革命运动，就说什么，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政治的变更，而只是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关系的变更。可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变更绝不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这只有经过革命的道路才是可能的），而是在这个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行政上的改良，所以，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而最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减少它的统治的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管理罢了。

资产者社会主义，只有在它成为纯粹的演说辞藻时，才得到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

就是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最后的、唯一认真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论断：资产者是资产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我们这里不是说在一切近代的大革命中表达了无产阶级要求的那种著作（巴贝夫<sup>33</sup>等人的作品）。

在一个普遍激动的年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无产阶级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些最初的尝试，必然由于无产阶级本身未发展的状态，以及缺乏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而失败，这些条件恰恰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伴随着无产阶级的这些初期运动的革命著作，按其内容未说必然是反动的。它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糙的平均主义。

本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最初的、未发展的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我们在上面叙述过了（见《资产者与无产者》）。

这些体系的发明者们固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现存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可是他们在无产阶级方面看不到历史的主动性和它所特有的政治运动。

因为阶级对立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所以他们同样不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而去寻求

一种社会科学、寻求一些社会法则，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应该由他们个人发明的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应该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渐组织成为阶级应该由一种特意设想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的世界历史将化为宣传和实行他们的社会计划。

他们固然也意识到，在他们的这些计划中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个最受苦的阶级的利益。只是在最受苦的阶级这个观点下，无产阶级对于他们才存在着。

可是，阶级斗争未发展的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使他们以为自己是高高地超越那个阶级对立的。他们要改替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连境遇最好的也在内。因此，他们不断地毫无区别地向全社会、甚至特别向统治阶级呼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它是最好的社会的最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的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的行动；他们想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用一些小型的、必然会失败的实验，用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在无产阶级还极不发展，因而自己还是幻想地理解本身地位的时候，对未来社会的这种幻想的描绘，是同无产阶级对于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充满想象的渴望相符合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也是由一些批判的因素组成的。它们抨击现存社会的一切基础。因此它们

为工人的启蒙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原则，例如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sup>①</sup>，消灭家庭、私人营利与雇佣劳动，宣告社会的和谐，把国家变为单纯的生产管理机关——所有这些原则只是表明阶级对立的消失，这种阶级对立刚刚才开始发展，这些作品所认识的还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模糊的不确定形式。因此，这些原则本身还有一种纯粹空想的意味。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形成，这种超脱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便失去了一切实践价值和一切理论根据。因此，尽管这些体系的创造者们在许多方面还是革命的，他们的学生们却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们面对无产阶级的历史的进展，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顽固地力图重新削弱阶级斗争与调和对立。他们总还在梦想着用实验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社会乌托邦，设立一些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创立一些国内移民地，建立一个小的伊加利亚<sup>②</sup>——新耶路撒冷的袖珍

---

①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译者注

② 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计划的社会主义移民地的名称，卡贝称他的乌托邦和后来他在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地为伊加利亚。（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的注）

欧文称自己的共产主义模范社会为国内移民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计划的社会富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描述的共产主义制度乌托邦幻想国的名称。（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的注）

版——，为了建造所有这些空中楼阁，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心灵与钱袋的仁慈。他们逐渐堕落到上述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范畴中去了，与那些人不同的更多的只是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狂热地迷信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奇效。

所以他们撒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只是由于对新福音盲目的不信仰才会发生的。

英国的欧文主义者，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sup>34</sup>，后者反对改良派<sup>35</sup>。

##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的态度

根据第二章，共产党人同已经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关系自然就明白了，例如他们同英国的宪章派以及同北美的土地改良派<sup>36</sup>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直接当前的目的与利益而斗争，可是他们在目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sup>①</sup>。在

---

①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称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给屠拉梯的一封信（1894年1月26日）中，在引用这段话后写道：“社会主义者当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的一切发展阶段，并且不曾忽视这些阶段只是引向那第一个伟大目的的许多段落，这伟大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因此他们把每个革命的或进步的运动看做自己道路上的前进一步。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些不太聪明的党派陷于失望，（转下页）

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sup>①</sup>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与激进的资产阶级，但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与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sup>②</sup>。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sup>37</sup>，但并不忽视这个政党是由一些矛盾的成份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就是在1846年曾经发动克拉科夫起义的那个政党<sup>38</sup>。

在德国，一旦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共产党就与资产阶级共同去反对专制君主政体、封建地产与市侩<sup>③</sup>。

然而共产党一刻也不忽视使工人尽可能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把资产阶级必然随着它的统治而带来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都作为武器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在德国各反动阶

---

（接上页）因为他们把一个单纯的段落看成了前进的最终目的。”——译者注

①这个党当时在议会内由赖德律-洛兰代表，在著述上由路易·勃朗代表，在日报上由《改良报》代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意味着，连同它的这些发明者，是多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一部分人。（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的注）

②这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原则。恩格斯还写过：“总之，共产党人必须而且愿意同德国的激进分子合作。但是他们保留对每个危害全体的作者进行抨击的权利。”（见《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译者注

③“市侩”这个字，马克思、恩格斯指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成份。他们拥护封建贵族与专制君主的统治。他们的理想是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这个阶层在德国大多数城市中人数颇多。——译者注

级被推翻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sup>①</sup>。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对着德国，因为德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是处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以一个更加发展的无产阶级来实现这个变革的，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支持每个反对现存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突出财产问题为运动的根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具有或多或少发展的形式<sup>②</sup>。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致力于一切国家的民主政党的联系与协调。

共产党人鄙弃把自己的观点与意图隐秘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来的社会制度

---

①这是不断革命的思想。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已经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并且明确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被排除掉，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权力，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前进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并且至少是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译者注

②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曾经写道：“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某个一定阶级的生死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的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十九世纪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生死问题。”——译者注

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注 释

- 1 1836 年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在巴黎建立了“正义者同盟”，信仰魏特林的平等的共产主义。由于许多国家的工人参加，它逐渐变成了国际性工人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进行了帮助，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 1847 年春邀请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参加。同年夏天“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称“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一切人都是兄弟”的旧口号，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萌芽。1847 年 11 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原理起草一个纲领性文件，以便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于 1847 年 12 月至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合写了《共产党宣言》，同年 2 月在伦敦出版了德文单行本，以后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弗拉芒文和瑞典文等多种文字。1848 年的各种版本都来提作者的姓名。1850 年哈尼在宪章派刊物《红色共和党人》上登载第一个英译文时，在编辑部序言中第一次写出了作者的名字。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揭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策略，并对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这本不大的小册子，价值等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与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页

- 2 1872年，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倡议，《宣言》出了新的德文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中作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它与以后的1883年和1890年的德文版用了《共产主义宣言》的书名。——第3页
- 3 指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在巴黎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3页
- 4 《红色共和党人》是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周刊），1850年6月至11月由朱利安·哈尼出版。该刊在1850年11月的第21到24期上，发表了《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书名为《德国共产党宣言》。——第3页
- 5 《社会主义者》是“国际”法国支部的机关刊物，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刊，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内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年1月至2月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3页
- 6 《宣言》的第二个俄文版，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跋中曾称普列汉诺夫为译者。普列汉诺夫也在后来1900年的俄文版中指出这译本是他翻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一版写了序言，这篇序言用俄文于1882年2月5日登在《民意》杂志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1882年4月13日第16期上用德文发表了这篇序言。恩格斯在《宣言》的1890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收录了这篇序言。——第5页

- 7 《警钟》是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由赫尔岑与奥格辽夫从 1857 年至 1865 年先在伦敦、后在日内瓦用俄文出版，而 1868 年至 1869 年用法文出版，并有俄文附刊，1869 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版，刊登在该报上。——第 5 页
- 8 指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新的恐怖行为，躲到加特契纳的行宫（在列宁格勒西南）。这时的沙皇就象一个被革命势力禁锢起来的俘虏。——第 6 页
- 9 1883 年出版了《宣言》的第三个德文版，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校阅过的第一个版本。——第 7 页
- 10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这是 1848 年欧洲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反动派向革命势力的一次进攻。“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 年）的十一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交法庭审判，罪名是“叛国”。起诉证件是普鲁士警探们制造的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原本”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探从已被同盟开除的冒险集团维利希—沙佩尔那里偷来的证件。七名被告根据伪造的证件与虚假口供被判处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恩格斯在《科伦的共产党人审判案》和其他著作中，彻底揭露了这个案件的组织者们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使用的卑鄙手段。——第 9 页
- 11 恩格斯引用的是斯温西市工联会理事会主席比万于 1887 年在该市举行的年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 10 页
- 12 《社会主义者》是 1885 年盖得在巴黎创办的周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恩格斯曾为这个刊物写稿。

这个由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法文本，实际上是 1885 年 8

月 29 日至 11 月 7 日发表在《社会主义者》上。1886 年又印在梅尔麦的《社会主义法国》上，作为附录。——第 11 页

- 13 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 1886 年 7 月至 8 月的《社会主义周报》上，同年又印成单行本。这个周报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1885 年创办于马德里。——第 11 页
- 14 这一原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发表过。这里所引的提法，可参阅《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 12 页
- 15 《宣言》的第四个德文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于 1890 年 5 月在伦敦出版，恩格斯写了这篇序言。这是恩格斯校阅过的最后一个版本。——第 14 页
- 16 这里所说的已经遗失的、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宣言》的第二种俄文译本（1882 年）的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发现了。恩格斯在从俄文重译成德文时，和原稿只有微小的出入。——第 14 页
- 17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在 1866 年 9 月 3—8 日举行的，出席大会的有国际的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法、德、瑞士的工人团体的代表。马克思由于不能亲自出席，准备了一个《就若干问题给临时总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这一文件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宣读了。虽然握有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极力反对，但《指示》的大部分被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包括以立法规定八小时劳动日。

1889 年的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恩格斯领导下，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大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提出了以立法规定八小时劳动日的要求。大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决

议是，要求全世界工人把每年的 5 月 1 日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节日。——第 19 页

- 18 恩格斯用德文为《宣言》新的波兰文本写了这篇序言。1892 年由波兰社会主义者在伦敦办的《黎明》杂志社出版。序言寄出后，恩格斯写信给门德尔森（1892 年 2 月 11 日），信中说，他很愿意学会波兰文，并且深入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以便能够为《宣言》的下一版写一篇更详细的序言。——第 20 页
- 19 指维也纳会议的波兰，即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义割给俄国的那部分波兰土地。——第 20 页
- 20 这篇序言，原名《致意大利读者》，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屠拉梯的请求，为《宣言》的意大利文版用法文写的。1893 年意大利文版由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作为小册子出版。——第 22 页
- 21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特别在《1859 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阐明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之后扮演了革命的特殊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执行了革命的要求，当然用一种悲喜剧的方式，差不多象对于革命的一种讽刺剧。——第 22 页
- 22 梅特涅（1773—1859）。1821—1848 年任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国内实行各种反动政策，而且在当时欧洲各国广设间谍网，反对欧洲的革命运动。——第 24 页
- 23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客，“七月王朝”时期担任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等职。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24 页

24 法国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分裂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共和派的右翼。——第 24 页

25 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当时定居在北海一带和黑海北岸的日耳曼人，纷纷南渡多瑙河，向罗马帝国迁移。其中特别是黑海北岸的西哥特人，因受匈奴人西进的影响，许多部族向罗马帝国侵入。五世纪，西哥特人才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现今的法国、西班牙）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其他各部族也在欧洲和北非相继建立了独立王国。——第 28 页

26 指西欧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大商人，以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基督“圣地”耶路撒冷为名发动的对东方国家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夜服上缝有红十字而得名。远征前后有八次，历时近二百年（1096—1291），以失败告终。其主要目的是掠夺地中海东岸各国（今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以及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西部等地区。——第 28 页

27 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劳动日为十小时的斗争，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经过了长期的顽强斗争，利用土地贵族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终于迫使资产阶级议会于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一项新工厂法，规定自 1847 年 7 月 11 日起，应先将“少年人”（十三岁到十八岁）和全体女工的劳动日缩短到十一小时，然后从 1848 年 5 月 1 日起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工厂主并不实行。——第 34 页

28 指当时英国的宪章派，法国的布朗基派，德国的魏特林派，美国的土地改良派等。这些组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没有科学共产

主义的指导，不能为无产阶级指出革命的正确道路。——第 37 页

- 29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一些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反对迷信，反对封建道德，特别是攻击了教会特权和专制制度；他们提倡科学，宣扬理性，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为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第 45 页

- 30 指 1830 年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他们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僧侣上层的利益的。在反对以会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抓住社会问题进行欺骗宣传，伪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第 49 页

- 31 “青年英国”是英国政治家与著作家的集团，属托利党；该集团成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年英国”的代表们表达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第 49 页

- 32 蒲鲁东（1809—1865）。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1847 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主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写了《哲学的贫困》，彻底批判蒲鲁东的反动观点。——第 54 页

- 33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被杀。他的思想反映了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第 55 页

- 34 1832 年英国的议会改革只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而积极参加这次斗争并起了重大作用的工人阶级仍处于无权地位。工人继续斗争,并于 1836 年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要求废除各种反动法律,使各阶级都获得平等地位,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1837 年 6 月,协会拟定了一个争取普选权的请愿书,提出了男子年满二十一岁有选举权,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限制等六项要求。1838 年协会把请愿书公布,称“人民宪章”。拥护这些要求的群众,以工人为主体的,日益展开运动。1840 年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逐渐发展到四万多会员。恩格斯称它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宪章运动以很高的评价,并给宪章派左翼以巨大的支持和影响。——第 58 页
- 35 指《改良报》的拥护者。该报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 1843—1850 年在巴黎出版。——第 58 页
- 36 北美土地改良派即美国“全国改良协会”,成立于 1845 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曾发动土地平分运动。——第 58 页
- 37 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瑞士大部分州和联邦议会内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其中比较坚决的激进派分子,要求改变选举制度中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出版自由及其他民主改良,特别是提出了限制教会特权的纲领。另一些分子只要求实现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改良。

瑞士原由二十二个州组成,由联邦议会领导。1845 年,有七个州教权派反动分子占统治地位,成立分离派联盟,提出保卫教会特权,反对各种民主改良。激进派反对这种反动。瑞士终于发生内战,分离派被打败,激进派这一胜利具有进步意义。——第 59 页



- 38 波兰于 1795 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非常严重。波兰革命力量经过一些失败后，组成了波兰民族同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同盟的左翼由邓波夫斯基领导，在克拉科夫活动，他们把民族独立运动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提出了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争取农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并于 1846 年 2 月在克拉科夫发动起义，组成了革命的国民政府。这个起义在俄国和奥国军队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事业和民主事业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事业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见《论波兰问题》）——第 59 页

## 译 后 记

《共产党宣言》出世以后，经过了七十二年，才由陈望道同志从日文译本译成中文出版（1920年）。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的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我于1929年初（当时在柏林），收到了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要我把《宣言》译出。我用了当时流行的德文《宣言》版本，参考了英、法文译本，大概同年秋托了一个德国党员带往莫斯科。由于和森同志已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幸壮烈牺牲，这稿子也就石沉大海了。

1938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我与徐冰把它撕成两部分，我拿了前半部，徐拿了后半部。当时我们都是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进行翻译，条件也很差，连象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找到。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约一年后，我在前方看到了《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我很不满意，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这版本在上海也由“中国出版社”印行了。

1945年，我因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有时间对《宣言》作较大的修改，但完稿后交给了“解放社”，又因不久国民党匪帮进攻延安，这译稿也没有下落了。

为了纪念《宣言》出版一百零五周年，我于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又将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

1974年，我奉调从山东来京，专门从事“马恩著作中文译本的校正工作”，中央并给了我几名助手。从1975年初起我在助手们的帮助之下，对《宣言》进行了较严格的校正工作。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教导的关于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逐字逐句地对照德文本进行了研究。我们还学习了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文章，并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以加深我们对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解。

在初步定稿之后，我们遵请了在京的二十六个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并到工厂、公社与部队中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们综合这一切宝贵的收获作了修改。

在此同时，我们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的德文原版，发现国内外的其他德文本同这个德文原版都有数目不等的差异，有的达四十八处之多。我们分别情况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宣言》全书都突出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策略原则，我们在一些最重要的地方增加了若干注释，以帮助读者深入学习。

1976年在中央党校印出试用时，我呈报了中央政治局。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对我的亲切关怀与热情鼓励。

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在收到我送去的《宣言》译本的第三天，就来电话要来看我。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说这译本很好，他一口气就读下去了。

他强调指出，我这工作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清楚了。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与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他还指示，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这个新译本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他还郑重指出，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他说要把我这里当个“点”，时常来。当时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我们敬爱的总司令畅谈，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在这次短短的见面中，他对我鼓励是非常多的，我十分感动。但是他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当时我并不曾完全理解，只以为是对我的工作高度鼓励，使我愧不敢当。但后来我逐渐想起了，他说的是有深远意义的。

《宣言》有它的不幸的遭遇。某些国家工人运动不够开展，它的销路就很少。有些翻译人并不胜任，常常把原文歪曲。第二国际的老爷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业绩”是赫赫有名的。他们甚至有一种歪道理：“马克思说是白的，为什么不可以翻译为黑的？”他们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后有来者，而这来者确是远远胜过前人的。这就是今天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先生们。

这些先生们对《宣言》有着特别的仇恨，非把它改头换面不可。他们给它扣上一个帽子，说它是“人道主义的文件”，而不是象《宣言》自称的“**一个现存的阶级斗争，一个在我们眼前进行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阐述**”（见《宣言》第二章）。

他们是一群江湖骗子，胡说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国家已经变成了全民的国家”。

他们发展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欺压一百多个少数民族，却胡说各大小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平衡已经实现，已经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他们还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以及什么“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等等，等等。

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对这些现象当然是深恶痛绝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宣言》的思想。当他看到这本译文时，自然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敬爱的朱委员长对我这个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我的严格鞭策。我一定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学习朱总司令的革命精神，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更加努力学习、宣传与捍卫马克思主义。

成 仿 吾

1978年6月26日